

## 明日之後

無論這次佔領運動最後有一個怎樣的結局，它已為香港歷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。當然，如何理解這個社會運動，相信日後一定會有許多不同的意見、觀點。但無論參與討論的人士所持的是哪種立場、觀點，他們總不能否定整個運動的爆發，不單止很有力的將各種社會矛盾呈現出來，而且也對社會、文化帶來了巨大的衝擊——過去很多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假設、理解，今天或日後可能已不一定適用了。新的一頁已經揭開，且看歷史將如何寫下去。

一個（但不是唯一的）問題是：之後又將有何發展？

可以想像，在梁振英餘下的任期之內，將會繼續出現大型社會衝突。若有人以為運動退潮後，事情便可以告一段落，那肯定是相當天真的想法。經過了近期多次群眾動員，群眾對社會動員的形式的觀念肯定不再一樣。這不是說以後各種集體行動不再受到約束（畢竟市民的反應仍是重要的約束力），而是舊有的界線已經變得模糊，各種新的行動模式都變為有可能的或不抗拒的選擇。舉例：儘管我們都未必想見到堵塞馬路的集體行動，但如無意外這將會是更常見到的行動模式。梁振英政府對此束手無策，原因跟他的骨頭是否夠（或者不夠）硬無關，而是特區政府民望太低，以至在某些狀況之下，就算有法亦難施。當政府無法確定市民對它的行動的反應時，便難以憑着現存規範，甚至法律來行事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梁振英政府較諸上兩屆特區政府更為弱勢。

至於在立法會議事堂內，勢將出現表示不合作的「拉布戰」。任何需要經過立法會的施政項目，必定遇上重重阻礙。而同樣由於特區政府民望偏低，就算它要嘗試以動員其他市民的方式來抗衡反對派的「拉布」，相信亦不容易。

政府平日沒廣交朋友

至於說到什麼和解，那就更有點天方夜譚了。這裏問題有兩個。一是以目前社會撕裂的狀況而言，要重修舊好，恐怕一定不可能在梁振英政府任期之內發生。二是現時特區政府除了民望及權威低落之餘，更是缺乏一種親和力。以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所見到的，建制派只作非常有限度的支持，而當它最需要找來第三者作為促成接觸、對話的中間人時，基本上甚為缺乏。

後面的那個現象尤其值得注意。在過去兩三個星期裏，香港社會上有心幫手平息事件的人，一定很多。但為何特區政府卻孤立無援，那一定是平日沒有廣交朋友，以至它沒有能力發揮團結社會的力量。今次事件愈搞愈大，而整個社會無法凝聚中間、平衡的聲音，是梁振英政府施政存在種種不足的一種表現。

在餘下的日子裏，特區政府難以有效施政。對於這個狀況，很多人都心中有數。

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最大困難，是很難想出一種方法，可以跟特區政府保持距離，又或者甚至是互不相干，而又可以繼續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。

對很多人來說，既然梁振英政府如此問題多多，那不是應該好好發揮監督的角色，在適當時候提出反對，在關鍵時刻迎頭痛擊嗎？這種做法的不足之處，是往往不自覺地將自己困於梁振英政府施政的框框裏，通常都是一種即時的反應，在推倒之後，難有正面的建樹。對大部分市民而言，看着這樣的一個政治局面，心裏在乾焦急。一方面，他們對現政府沒有什麼好感，就算不完全同意反對派的做法，但也無興趣挺梁振英政府。在過去兩年裏，我們反覆見到這一個狀態的香港社會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又擔心長此下去，整個社會便難有什麼新建設、新動力。

### 搭建新平台民間自救

如何搭建一個新的平台，來為香港社會打造一個毋須特區政府參與的民間自救議程，是當前甚有迫切性的頭號大事。

當然，很多人會覺得這種「當特區政府無到」的態度難以接受。但實際上這是民間自救的起點。今次佔領運動所帶出來的問題，並非只有政改一個題目，它所反映出來的矛盾、訴求，方方面面，而它所帶來的轉變，也不是全部正面，有很多東西需要重新整理、總結。如何在不預留一個席位予特區政府的情況下（因為它的存在只會將人的視線放在它的施政之上，令討論範圍收窄，更會觸動情緒，不利認真探討問題），來一次開放的集思廣益，把各種新議題、新期望都擺上議程，整個香港社會來經歷一次「尋找靈魂」的過程，是值得認真想想的事情。

既然特區政府在自願或不自願的狀況下提早進入「冬眠」狀態，香港社會也不妨來一次「悠長假期」，重新正向地探討社會的未來發展。儘管這改變不了未來兩年多的特區施政，但至少對 2017 之後還可以抱有希望。

網址:<http://www.facebook.com/synergynet.hk>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系講座教授

呂大樂